

编者按：

本期刊发惠州市五位本地小小说作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，《爷爷的背带》取材于本土的红色题材，深切感人；《血染的木棉花》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令人震撼；《工蜂》写的是外卖小哥的诚实善良；《四眼大夫》则以喜剧手法，讲述了百姓故事；《离别的车站》道出异地情侣的悲欢离合。总之，这是一组值得一读的小小说作品。

別人家的传家宝，很多是古玩字画，金石玉器，但是我家的传家宝，却是一条陈旧的背带。

这条背带两头窄中间宽，宽的地方两边是口袋，里面能装钱物，然后可以斜背在肩上，或者是在腰间。

就这么一条烂背带，我老爸却视若珍宝，他一直把它锁在自己的柜子里，只有每年“七一”“八一”和过春节的时候，他才肯拿出来，把它放在家里以前供神的地方。

小时候，我根本不懂这

条背带有什么用处，后来渐渐长大了，才知道这背带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而且这背带还挺有故事的。

可是我打小就是个熊孩子，我不爱学习，也不喜欢听什么故事，我先是喜欢在城市里疯跑，后来又迷上了游戏机。老爸多次想给我讲有关背带的故事，但每次他刚一开口，我就千方百计把现场气氛破坏掉，弄得他总是以怒吼或者是唉声叹气而告终。

说句老实话，我都不喜欢老爸那一本正经的样子。那时候他在税务局当局长，但是我们家的任何人却休想沾他半点光。特别是我，好歹混到高中毕业，考大学不沾边，以为他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在税务系统安排个工作，但是他居然不管！他让我去自谋职业。结果我就

爷爷的背带

觉得他肯定不是我的亲爸。所以我一直跟他较劲，说什么我都不听。他经常说我会有一个儿子，我就回击说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老爸。

后来，他终于成了一个退休老头，每天孤独地窝在家里没人理睬。但是他照样每天读书看报，到点必须看新闻联播，和人谈话，满嘴依然是天下大事。那条背带呢，他好像更加重视，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看，还动不动就眼泪汪汪的。我打心里烦他，能不回家就尽量不回家。

再到后来，我成家了，有孩子了。这时候，我们父子之间的矛盾，因为我的儿子必须是他的孙子这层关系，才有所缓和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重病住院，作为儿子，我彻底放弃了过去的仇怨，开始全力以赴地照顾他。他好点

的时候，终于说了一句话：“儿啊，老爸以前的确对你有点太绝情了。”

就这么一句话，愣是把我的眼泪整得哗哗的。

“但是，”没想到他竟然开始转折了，只听他说：“但是，我和你爷爷比起来，还是有差距的。你爷爷，那真的是一个廉洁奉公、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呀！对，我还是给你说说他的那条背带吧。”

哈，又是背带，我耐着性子，硬着头皮听下去。

“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你爷爷被任命为南方一个税站的站长，每天带着他的部下，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部队收税。为了收钱送钱方便，你爷爷就做了那条背带，整天背着它，把脑袋别在裤带上为革命收税。”

“后来你爷爷娶了你奶奶，奶奶就成了爷爷的助手。面对背带里每天进出的税款，你爷爷告诉她这里的钱一分都不能动。要革命就不能有私心，这是你爷爷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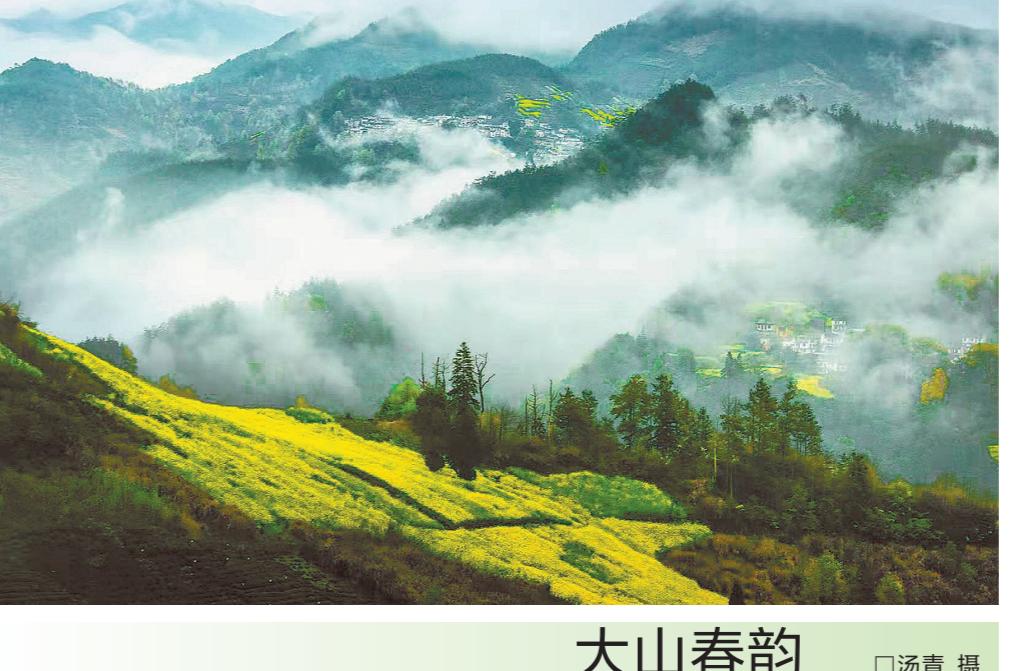
1947年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共产党部队，根据上级‘保存实力，分散活动，避开敌人锋芒’的指示，部队化整为零，你爷爷带着奶奶，还有才3岁的我撤到了香港。那时候，你爷爷的背带里，还有没来得及上交的8斤关金券，8斤，都是钱呀！”

“来到香港，我们举目无亲，也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在街头乞讨，还捡垃圾为生。最后，你爷爷和奶奶都饿得骨瘦如柴，我呢，差那么一点就饿死了。你爷爷的背带里，就有8斤的钱，可是他们愣是一分没动。等回到内地，找

到组织，你爷爷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背带里的钱上交。看着我们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、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又看着背带里的一大堆钱，部队首长都哭了，可是你爷爷却说：‘这没什么，这是公家的钱，我们一点都不能动。还是那句话，要革命就不能有私心。’你爷爷的这句话，我一直记了一辈子啊。”

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内心深处忽然不那么讨厌老爸了。我至少明白了，爷爷和他这两代人，活得是多么不容易。他们能从刀尖上滚过来，又能从无数诱惑中穿过去，最后安全落地，这也是一种能耐呀！

哦，背带，爷爷的背带！我第一次感觉到它的确有点沉甸甸的。我知道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把它从老爸手里接过来。



大山春韵

□汤青 摄

血染的木棉花

□汪伦进

战友大金打电话给我，说春节前想约几个战友聚一下，但是疫情防控有要求，聚餐不能超过十人。我俩商量之后，确定了参加的人员，主要是当年一块在广西边境参战的战友，说完这件事，大金声调低沉地说：“老汪，张叔走了，以后没人给我寄木棉花了。”“真的吗？”挂断电话，我陷入了回忆，又想起了那个过去多年关于一包木棉花的故事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那一年，广西边境正在打仗，我们所在的部队奉命从广东驻地赶赴前线。当时，正好大金的妻子在部队探亲，大金也动员妻子立即返回家乡，妻子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可一看到官兵们一个个表情严肃，还有一排排的军用卡车装满了各种物装待发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，预感到战争的来临，便流着眼泪一个人坐车回家了。

我们参战来到了最前沿的阵地，每天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。上前线之前通常是要给家人写信通电话的，可大金这小子没顾得上，大金妻子就一直没有收到大金的片言只语，只是从其他战友处得知大金在一一线作战，她天天在家盼着大金的消息，常常一个人站在窗边，静静地发呆。可一天天过去，还是没有来信。终

于有一天，她在上班时突然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，要她立即去领一样东西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民政局是负责优抚工作的，此时接到这样的通知，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。她一下子晕了过去，后来在家人的陪同下，来到了民政局。局里的同志向她转交了一小包厚厚的东西，她止不住泪流满面。民政局的同志赶忙扶起她，告诉她县里组织慰问团去前线慰问，他们听说大金在一号高地猫耳洞里坚守着，慰问团让大金写封信或者捎点东西回来。可是前沿阵地敌我双方犬牙交错，枪炮声正浓，战斗进行得很激烈，敌人火力封锁得也很厉害。大金来不及写信，只能用急救包里的纱布包了一小包战时捡拾的木棉花，托付给运送弹药的军工带到山下去，交给慰问团转交家人报平安。听了这话，大金的妻子才缓过神来，擦干眼泪，打开了小包裹，果真是一包木棉花，不过上面已经染上了斑斑的血迹。

战争终于结束了，大金荣立了一等功。戴上军功章回到家乡的大金看到了血染的木棉花时，便想起了那个帮他转交木棉花的军工，问了军工连的领导，才得知那个年轻的军工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受了重伤，

已经牺牲了，木棉花上的血迹就是他留下来的。退伍回到广东家乡的大金，多方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那位军工家里的联系方式，得知那位军工姓张，是家中的独子，牺牲时只有21岁。小张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战斗，经常对我们的战士说：“谢谢你们来保卫我们的家园！”由于他是当地人，熟悉战场地形，后来成为了一名军工，当向导，运物资，背弹药，表现非常突出。小张的母亲得知独子牺牲后痛苦不已，后来寻了短见，只有小张的父亲一个人独自生活。从那以后，大金坚持每年都给小张的父亲寄些钱，就算他下岗最艰难的那几年，也没有中断过。再后来，大金下海做生意，企业发展不错，借到边境祭拜战友的机会，还曾专程看望过张叔几次。每年木棉花开的时节，大金总能收到从广西寄来的木棉花。大金每次收到后，总会和以前收到的木棉花一起晾晒一次，然后再收起来，就像是一举行仪式。

聚会那天，大金特意把那包血染的木棉花和这些年张叔寄来的木棉花都带上了。我们把第一杯酒敬给了已经在天堂的张叔，还有那位已经牺牲40多年的军工烈士小张。

坐上开往广州的大巴，想着等会阿剑戴上我亲手给他织的深蓝色围巾、他拥抱着我的情景，就难掩兴奋和激动。自从我们相识相恋后，几乎每个周末他都来惠州看我，可是最近次数少了，说公司有新项目交给他，要加班。今天是冬至，又是周六，最重要的是阿剑的生日。他既然没空来惠州，我就亲自去广州陪他过生日，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。

我美滋滋地提着订制的生日蛋糕来到阿剑宿舍楼下，拨通了他的电话：“阿剑，我现在就在你宿舍楼下，你赶快下来嘛。”阿剑语气里明显有些不满：“小燕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之前也不和我打声招呼？”我很不悦：“啥意思？我大老远跑来看你，给你过生日，你难道不开心吗？”阿剑挂了电话，匆匆从楼下下来，一边扣衣服，一边嘟囔着嘴。

“小燕，我们到外面找一家餐厅吃饭吧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，没有看我一眼。随即拦了一辆的士，不由分说，把我进了车里。我隐约觉得不对劲：“现在时间还早，其实我们可以去超市买些菜，我亲自做给你吃，好吗？就像以前一样在你宿舍，咱俩一起做饭炒菜，你不是说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醋排骨吗？”“我今天过生日，那就吃点好的，我还有些事想和你谈谈。”阿剑望着窗外说道。

下了车，看着他淡漠的表情，我停下脚步：“你刚才说有事想和我谈谈，那你现在就说说吧。”“吃完饭再谈吧，怕说了你吃不下饭。”他说完，径直走进了一家西餐厅。这是我们确定恋爱时第一次约会的餐厅。阿剑是我们公司的客户，他经常来我们公司谈业务，那时我刚大学毕业，在公司里做跟单文员，一些文件需要跟他对接。每次来的时候，他总是偷偷给我带一盒心形巧克力，就这样一来二去熟悉了起来。刚毕业的我在惠州这座城市，没有亲戚没有知心朋友，每天都是独来独往，时常会感到孤独和寂寞。自从认识阿剑以后，我的生活变得有意起来，每天精心打扮自己，哼着小曲。我时常渴望着他的到来，我们几乎每一个周末都腻在一起。我们一起骑旋转木马，一起玩刺激的蹦极和过山车，一起寻找城市里最地道的小吃，一起去落差最大的景点漂流，他还时常把我背在背上疯跑……回忆总是如此美好、如此令人眷恋。

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夹了菜给我碗里，可是却不像以往那样看着我。以前看我的眼神，时刻充满着爱意，而现在夹菜似乎就是一种礼节性罢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什么。结账后我们走出餐厅，外面的风很大，我穿着外套但还是感觉到了

四眼大夫

□郑自松

六爷出门时，差点被儿子气岔过去。

这个不明事理的家伙，竟然请堂妹刀妹陪护他。

“赶紧让她走！”六爷气不打一处来，手随拐杖一起颤抖。

儿子无奈，只好听父亲的，只要他老人家同意去城里医院看病，自己什么都可以顺着。为了劝说父亲，儿子好说歹说，已经做了三天工作，父亲总算同意跟他去城里，现在又因为请护工的事拗上了。

“您吃了半个月中药，这病一点不见好转，得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才行呀。”儿子再一次做了让步，“刀妹咱可以不请，我答应您就是。真是老小老小，越老越小。”

“这跟老小没关系，孕妇上门是个不好的征兆。你虽然离开家乡早，可是村里的规矩你多少懂点，刀妹是有身孕的人，去医院服侍我，不成心让我短命？”六爷喘着粗气，越说越激动。

“刀妹年轻，怀孕才三四个礼拜，身子灵巧着呢，咋就不能照顾您了。”

“孕妇晦气！”六爷气得直哆嗦，“那年你娘生病去看郎中，出门就遇到大肚婆李婶，结果怎样？你娘没活过七天。”

没办法，儿子放弃请陪护的想法，自己请假护理父亲。

六爷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，身体硬朗着呢，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很少有病痛。偶尔有个伤风感冒，去镇上的孙大夫那里抓几副中药，喝上三五天，就康复如初了。

六爷说，外感内伤，筋筋动骨，几副中药喝下去，一周见效，半月根除，利利索索，不伤身体，多好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一点小毛病就跑城里医院，说西医管用。

这次，六爷胸痛，一阵一阵扎心的痛，六爷找孙大夫开了几副药，半个月了也不见效。在城里工作的儿子，丢下手里的事，急匆匆赶回家。

总算把父亲请上了车，儿子终于松了口气。

一路上，六爷不断给儿子讲道理：“孕妇晦气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老祖宗就有规矩，孕妇不能进寺庙，那是对菩萨最大的不

敬；也不能去坟地，阴气会冲喜，对腹中胎儿不利。”

儿子说那是迷信的说法。

六爷说：“你别不信，那年龙旺结婚，他堂姐跟着去接亲，谁都没想到，这堂姐是个四眼人（大人加胎儿四只眼睛），踩坏了新娘娘的运气，龙旺婚后事事不顺，两年后不得不把老婆休了，现在都没续上呢。你不知道，这孕妇进门，晦气即生。刀妹来家里，不是个好兆头啊。”六爷喘着大气，讲话时断时续。

儿子知道解释不清，任由六爷在一旁嘀咕。他用手机提前预约挂号，车子一到中心医院，直接搀着六爷进了诊室。

医生简单地询问了一下病情，说先办理住院手续，然后拍CT看看胸部情况。

出了诊室，六爷摇摇头，说医生不看舌苔不把脉、不观气色不听诊，直接开单做检查，这样也能查出病根来？一脸的不屑。

办完住院手续，儿子跟着六爷来到放射科。六爷站在CT室门口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还说我迷信，这西医看病咋也不准孕妇进去呢？”六爷指了指墙上的提示牌。

儿子转身一看，提示牌上写着“放射区域，孕妇禁入”，他向父亲解释道：“X射线有辐射，怕放射线影响胎儿健康。”

“还是跟孕妇不能去坟地一个理儿？都怕冲了喜。”

儿子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，不再解释。

几天后，六爷做了胸部手术。从手术室出来，六爷胸痛症状消失了，讲话不再喘粗气。他满意地对儿子说：“这位女大夫医术了得，让我又活回来了。”

儿子说：“吴主任可是最有名的胸外科医生，您这手术，一般医生不敢动刀，只有她才能做哩。”

儿子指了指过道上正脱下白大褂的女医生说：“喏，这就是吴主任。”

六爷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吴主任三十来岁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行动迟缓，略显疲倦的脸上，写满了幸福的笑容。

原来是个四眼大夫！那身孕，至少得有七八个月了。

发小阿杉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小酒馆里借酒消愁。

阿杉问：“在干吗？”我说：“喝酒。”阿杉提高音量说：“你现在穷得屁股丢了都没钱赎，别喝了。我上班的这个站点招人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一个月万把元收入还是有的。你先去县疾控中心办个健康证，过两天搭车下来。”我犹豫了三秒钟，喝完杯中剩酒，然后说：“好，我来。”

那时，我的生意失败了，成天萎靡不振，像个瘪了气的皮球，拼命拍打也弹不起来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上，我拿上简单的行李，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班车。几个小时后，当我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处时，一个公鸭嗓在嚷嚷，到深圳的下车了。我揉揉眼睛，跟着人流下了车。

在城中村七拐八弯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阿杉的住处。

下午，阿杉挤出宝贵的时间陪我去见工。经站长面试后，填了表格，递了身份证件健康证复印件，交了押金，租了站里的电动自行车，算是入职了。

穿上黄色的工装，戴上黄色的头盔，骑着黄色的电动自行车，我跟阿杉开玩笑说：“你看我从头到脚一身黄，像不像一只蜜蜂？”他说：“像，你就是一只工蜂。”从此，我这只勤劳的工蜂穿梭在大街小巷，服务着不同的人群。看过冷若冰霜的脸，感受过真诚的问候，体验着生态热情。

晚上，我就睡在阿杉和别人合租套房客厅的沙发上。我跟阿杉说好了，等我经济条件稍好一点，就搬出去。

一天吃早餐的时候，客厅里居然有一只蜜蜂“嗡嗡嗡”地飞来飞去。我问：“阿杉，城中村有人养蜜蜂么？”阿杉说：“不清楚，可能是深圳的绿化好，树木品种繁多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，没有蜜蜂才怪呢。”

三个月后，我的收入终于突破了一万元，心里有点小激动，想象着，踏踏实实干三五年，无病无灾，我就可以还清债务，一身轻松了。

一天接了一单业务，将一份西餐于中午12点前送到银河花园。出发的时候还是太阳当空照，走到半路突然下起了暴雨，雨水打得眼睛都睁不开，骑行速度慢了许多。当我按响客户的门铃时，我看了一下手机，迟到了五分钟。

客户是一个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，看不出真实年龄。当我把袋子里的西餐递给她时，她摇晃着手腕上的表说：“我定的西餐是12点之前要送到，现在已经超时了，我拒收。”我说：“小姐，迟到是因为下暴雨……”我话未说完，女人顿时杏眼圆睁，失态怒吼：“谁是小姐？你才小姐呐。”我忙改口说：“对不起美女，迟到是因为……”女人抢着说：“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总之，没有按时送到，我就拒收。”说完，砰的一声，门关上了。

委屈，郁闷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一齐涌上心头。那又能怎么样！我只好用自己的辛苦钱，买下这份西餐，还有尊严。

心中装满悲愤，垂头丧气往回赶。刚刚下过暴雨，路上洼处有一大滩积水。有一辆大奔疾驰而过，我停在路边避让。此时，好像有一把水枪对着我，积水溅射我全身，眼角的余光记住了车牌号，尾数是168，凭着做伪车迷时积累的知识，可以确定是一辆S系列400型奔驰轿车。刚被人拒收，又被积水溅射，我怒火中烧，指着远去的轿车骂道：“什么素质。”这时脖子上突然一阵刺痛，随手一摸，一只蜜蜂掉了下来。

被蜜蜂蜇了一下，我冷静下来，生活中不如意事太多，气得过来吗？唯一的办法，不生气！

大约半年后，我完成一单业务往回赶，途经上次积水溅射的路段，远远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右侧车道。往前一看，原来是一辆奔驰S400右前轮卡在窨井，趴窝了。这不就是上次溅我一身泥水的那辆大奔吗。我心里想，好啊，你也有今天。